文坛常青树

梁晓声

陈华文

40年来，他创作了1000多万字的长中短篇小说、杂文评论和影视剧本，是当代作家中无可争议的高产作家。他的创作紧跟时代步伐，触及社会良心和人的灵魂，他的文学担当和家国情怀，注定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创作的精神坐标。他就是作家、教授、中央文史馆馆员梁晓声。

著名作家梁晓声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，他开了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，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，深刻地展示了知青群体的痛苦与快乐、求索与梦想，真诚地礼赞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，为知青一代树立起不屈的精神丰碑……

知青文学的开拓者

梁晓声原名梁绍生，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，祖籍山东荣成。1968年，高中毕业的他，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，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“兵团战士”，在北大荒度过了7年的知青岁月。由于他擅长写作，被批准参加了全兵团的文学创作培训班。他参加文学培训班期间，创作了小说《向导》，并发表在当时的《兵团战士报》。

1974年，复旦大学的一名老师到兵团招生，在佳木斯偶然读到梁晓声的《向导》，认为写得不错，便立即启程赶往黑河，想见一见他。梁晓声后来回忆：“那次我们见面后畅谈了一上午的文学，尽管这样在当时很危险。”随后，这位老师返回上海，力荐并说服学校给他寄来了录取通知书。就这样，梁晓声成为了复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，圆了大学梦。

1977年，梁晓声从复旦毕业后，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。和许多知青相比，他感到尤其幸运。很自然地，他开始正式从事文学创作。知青生活经历，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源泉。他相继创作了北大荒知青题材的系列小说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、《雪城》、《师恩难忘》、《年轮》等等。

《今夜有暴风雪》这部小说中，通过对知青生活、命运、成长、斗争的具体描绘，刻画了曹铁强、刘迈克、裴晓云等令人肃然起敬的知青形象，热情讴歌他们垦荒戍边、建设边疆的生活战斗风貌和崇高的献身精神，整个作品气势雄浑、沉郁悲壮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浓郁，被视为知青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，并获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。

梁晓声的知青系列小说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，且很快被改编成电视剧。电视剧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、《雪城》相继播放后，成为大江南北街头巷尾谈论的热点，梁晓声的名字也家喻户晓。《雪城》播出后影响实在太大，剧组便送他一台18英寸的彩电，这着实让他受宠若惊。

社会变迁的思想者

上世纪90年代之后，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提速，经济发展迅猛，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而来。梁晓声将目光转向了现实社会。他面对纷繁芜杂的都市生活，创作了揭露人性丑恶的长篇小说《恐惧》、《泯灭》，还创作了都市情爱小说《伊人，伊人》。他试图从不同的创作主题和维度，揭示人间生活百态。

随后，梁晓声就用“两支笔”写作，一支笔写文学作品，一支笔写杂文评论。1997年，他出版了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。该书中，他发挥作家感性思维的优势，用生动鲜活的语言，为社会各个阶层人物进行“画像”。在他看来，由于财富分配失衡，使得道德失范的事件时有发生。他说：“不正视某些现实问题，社会将很危险。”梁晓声也曾经想过“少管闲事”，但是内心的良知驱使他不停地思考，不停地写作。

梁晓声除了写作，对教育也极为关注。2002年至今，他一直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。当初决定到大学任教，他的很多朋友都不理解，因为这不利于安心写作。可梁晓声却说：“给那些真正喜欢文学、又有潜力的年轻人讲课，是最有意义的事情。”在大学校园，他不是“挂牌教授”，而是坚持每学期给本科生开课，主讲“文学写作与欣赏”课程。在他眼里，中文系学生的能力至少要在评论、研究、创作中体现出来。他常常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品，对学生习作的评语最多时达到5000多字，他还自掏腰包支持学生办刊物。2006年梁晓声被评为“全国师德标兵”。

梁晓声梳理历史文化、反思人性本质、观察社会生活，相继出版《郁闷的中国人》、《忐忑的中国人》、《中国人，你缺了什么》、《真历史在民间》、《中国生存启示录》、《中国人的淡定从何而来》等等。在他看来，非虚构的文本介入当下生活，也是作家的应有之责。他说：“一个国家是不能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。否则的话，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。”

《今夜有暴风雪》海报

2012年，由梁晓声担任编剧的电视剧《知青》，在央视播出。剧中，他通过对赵天亮、周萍、赵曙光、冯晓兰等人的刻画，史诗般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知青们的激情和梦想。为什么梁晓声在15年之后，以影视片的方式回归知青题材？对此，他说道：“现在的知青题材作品给年轻观众带来了很多误区，知青生活好像就是谈恋爱，我要强调的是知青这代人对国家很重要，在那样的环境中，个人命运都是未知数，还关心国家命运。”

人文精神的坚守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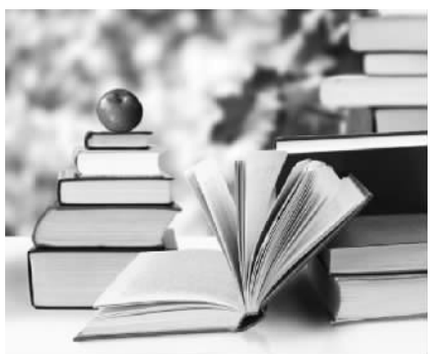
2014年10月15日，梁晓声参加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。会间，总书记对他说：“晓声，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。”当时他先是一愣，然后总书记接着说：“我这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大，意志要越强。”在梁晓声看来，总书记说的“不一样”，意思主要在后面这句话。从客观上讲，知青一代中，不少人背负政治包袱，甚至返城后还走不出人生阴影。而总书记不是这样的，他强调人应该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，精神上强大起来，才变得更坚强。

参加完文艺座谈会之后，梁晓声带着十多名“80后”青年创作影视剧本，剧本主要是讲述山区农村早年的贫穷和后来的变化，同时也反映山区孩子如何背井离乡闯荡人生和他们的乡愁。培养年轻人创作这类剧本，他就是希望年轻一代的作品，能够像老作家的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，而不仅仅是娱乐和爱情。作品中要有家风和乡情。

《知青》剧照

2015年初，梁晓声出版了《我们的时代与社会》、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》两本书。书中凝聚着他对社会的思考，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文关怀与家国情怀。尤其是在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》一书中，他认为党的十八大之后，社会风气正在好转，坚信中国未来更美好。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两会上，书香社会建设再度成为焦点。梁晓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对于当前很多人远离纸质书籍阅读、乐于手机阅读深表担忧。他说：“读书让我做人有原则，正是因为有原则，人们尊重的是我这个人，而不是因为我写了多少字。”

梁晓声除了重视成年人的阅读，还重视青少年和儿童的阅读与写作，他刚刚编写出版了《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》、《中学生如何写好作文》两本书。他的用意就是要告诉孩子们：阅读和作文不是包袱，而是一件愉快的事。另外，他希望孩子们从分数的压力中解脱出来，在书香氛围中快乐成长。



●经典文学是那些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和文学性，代表了一个时代精神的作品。当今的中国文学在推出更多经典化作品的路程上，还有不少困难，因为它要面临市场化的冲击、体制机制的限制、部分作家的浮躁等问题。一个时代文学的经典化必然引领文学向前发展，而在经典化过程中，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当下，文学批评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价值和意义，没有积极健康、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，文学创作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。

—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**铁凝**指出。

●以文字创作为主要形式的文学作品，是诸多作品的“源头”。它可衍生出诸多艺术形式，比如电视、电影、戏曲、音乐剧、歌舞剧，还有动漫、动画等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近代以来的文学历史上，电影和小说都是互补的。近年来，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，票房收视率表现不俗。当前，我们亟需保护这个多种艺术形式的“源头”，因为假若没有了良好的“母体”，我们的文艺创造力又如何能够得到保障？

——作家**张抗抗**表示。

●面对如今越来越商业化的电影市场，我们不应该只把电影当做一种商品来出卖。除去电影里故事的虚幻外壳，我们需要深入到一个真实人物中，从另一个角度来完善电影的生命，他们仿佛是结伴而来的行者，遁入到了电影的空门中。可以说，创作就是与自己的生活重新相遇。电影人一定要带着自己的眼光、心境和情感来凝视你要表达的人、事、物，经过这一重转化与投射，用创作者的声音传递当代电影的价值观。

——台湾电影导演**蔡明亮**认为。

●快节奏的时代让许多作家应接不暇，他们的作品明显缺乏想象力。有人认为当下的现实生活太复杂、太精彩，作家跟不上发展的速度。现在媒体、网络那么发达，人们更关注于新闻报道中的奇闻轶事，而小说的作用被大大边缘化了。面对巨大的现实，许多作家都来不及去虚构。即便如此，小说家也要有自信自觉，既要关注现实，又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。

——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**阎晶明**表示。

●戏说经典文化是指依据经典文化原型，通过再创作在立意上改变经典文化原有的教育意义、伦理意义、社会意义，增加了娱乐成分、幽默智慧元素，同时获得商业意义的一种文化现象。近年来，对经典文化的戏说已成为一种文化常态，人们对戏说经典的态度也不尽相同。现在人们已经对戏说文化兴趣递减了，只这一点就突出说明了，戏说经典文化现象最终不会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。

——收藏家**章永平**认为。

●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，不再是孤立的文本分析、作者论和类型研究，而是在最大限度整合所有这些内在因素的基础之上，对作为“电影”的批评对象予以相对全面、深入的考量和探析。

—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**李道新**认为。

●深刻反映“时代要求”的创作，必为历史所铭记，热情传扬“人民心声”的作品，必为人民所惦记。作品的影响力，作家的生命力，都取决于这种基于双向需求的文学与时代的关联，作品与人民的关系。

——文学评论家**白烨**认为。

●经典是需要精读的。读经典是“磨性子”，也是思想爬坡，虽然有些难和累，但每上一个高度，都能有所收获。比如说鲁迅，由于时代隔膜，年轻人可能不喜欢读，但总要有所接触。

——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**温儒敏**谈经典。

●人民在哪里，文艺创作就应当在哪里；人民的需求在哪里，文艺服务就应当跟进到哪里。当前网络已经成为影响多数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的主要文艺阵地，表明人民在网络，文艺的未来在网络。

——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监事会主席**庹祖海**说。

●所有有益于提升艺术表现力的元素与艺术样式，我们都可以“以我为本”地化用、借用，从而更好地契合当代审美趣味。现在有许多跨界合作，这在今天的京剧艺术中也比较常见，能够激发创造力，值得肯定。不过，这种跨界合作的成果如果冠以“京剧”二字，就要以不伤害京剧艺术本体为前提。

——国家京剧院副院长**于魁智**认为。

（**曹馨月**辑）

2015年是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从影70周年。近日，“在大海里航行——于洋和他的‘电影之家’”展览开幕式暨于洋从影70年研讨会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拉开帷幕，于洋拄拐携家人亮相，田华、王晓棠、陶玉玲等著名电影人出席了开幕式。

于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第一代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70年从影生涯中，塑造了许多英勇、机智、刚毅、奔放的艺术形象。他在《桥》、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暴风骤雨》、《戴手铐的旅客》等影片中塑造的银幕形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观众，成为新中国影视史上不朽的经典。于洋同时还是一位优秀导演。由于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突出贡献，1962年他被文化部选定为全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，1995年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“特别荣誉”奖，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，他又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之一，被授予“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”称号；2007年，中国电影家协会授予其“终身成就奖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当于洋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时候，苏联专家卡赞斯基非常赏识他的才华，说：“你是大船，大船要在大海里航行。”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里，于洋由演员到担任导演、参与编剧，他的艺术才华趋于成熟，为后来人树立了德艺双馨的榜样。

在展览揭幕前，于洋向大家深情告白：“今天看到我国电影事业上的成绩我非常高兴。过去我们不讲明星，现在我也希望大家把电影工作者这个名字找回来，不论是电影演员还是电影导演，我们是普通的人，应该热爱我们的人民，热爱我们的土地。”这位腰椎、颈椎都动过大手术的老人，手拄拐杖，那头熟悉的飘飘银发已剪短，除了行动稍有不便外，精神饱满。

于洋还向新生代电影人们表达了他的殷切期望：“有的年轻朋友问我，说于洋老师你们亏不亏呀？你们年轻的时候出外景都还要交一毛钱的伙食费，还有粮票，还要拿着自己的行李卷，住在老乡家里。当时我们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一种关系。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电影人不要脱离群众脱离人民。”